

“人工刷课”“5元一门”“不学而过”

大学生付费刷课乱象丛生

“付费刷课”突然成为了网络热词，“便宜高效”“X元一门”的朋友圈小广告让不少大学生尝到了“不学而过”的“甜头”，更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在线课程产生了质疑。如今，我国的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线上课程成为大学生们学习任务中常见的一部分，一些课程甚至全部要求在线上完成。然而，越来越多的“付费刷课”产业链也随之产生。流传在朋友圈与QQ群中的“人工刷课”“5元一门”“不学而过”……让不少线上课程沦为形式。

在这样一个缺乏监管的地带里，各种博弈正在校园里上演：一些大学生为了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最省事的办法轻松获得高分而走上了付费刷课的歧途，另一些正在观望的大学生看着自己的同学们用几块钱就高分通过了课程测试，心中既不平又动摇。另一方面，一些大学老师也没能因网课而减轻自己的教学任务，反而开始了“刷课”与“反刷课”的斗智斗勇。

“付费刷课”已成公开的秘密

如今，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会在课程学习中遇到需要线上完成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是线上口语练习，有的是教师的慕课课程，有的是线上答题……在“线上任务”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付费刷课”成为了一些大学生群体中公开的秘密。

2020年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中国相关平台上线慕课数量已增至3.2万门，学习人数达4.9亿人次，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1.4亿人次。疫情期间，慕课助力高校应对居家学习常态，也正在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引擎。

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的大趋势，却被一些不法之徒嗅到了中间的“商机”。近日有媒体报道，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罪抓获了5家刷课平台犯罪嫌疑人57人。据警方通报，刷课平台数据显示，仅2019至2020年，全国范围购买刷课服务的用户超过790万人，刷课数量超过7900万科次。此外，初步统计5个刷课平台的下线各级代理人数已超10万，而且绝大多数也是在校大学生。

刘秀是北京市某高校物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付费刷课的广告，于是用5元一门课的价格刷了几门网课。“我主要刷些公共基础课，与自己专业关系不大。我希望在上一就把把通识选修课的学分修满，为接下来学习专业课减轻负担。”

刘秀坦言，刚开始还是自己刷网课，用

电脑播放，许多网课在播放到1/3、1/2、2/3的时候会有答题，必须答完题才能继续播放，但很多时候，自己干着其他事情忘了答题，网课就进行不下去了。“这些网课主要是为了拿学分，其实并不想学，而且大一作业多，只能在午餐或者晚自习的时候刷，如果特意去刷网课就觉得很麻烦。我们选修课用的是慕课，当时在付费刷选修课期间，我登陆自己的账号，可以明显的看到课时进度条在前进，一门课大约2-3天就刷完了。”

记者调查发现，提供刷课服务的平台多存在于几大主流社交平台上，学生通过提供给工作人员平台账号、密码、学校名称，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平台及课程。刷课内容包括视频、课件、作业、考试等，刷课形式也分为“秒刷”“慢刷”以及视频加作业、仅考试等，其中慢刷价格最高。刷课的平台涵盖了当下主流的线上教育平台。一般网课付费按照门数算，价格较低，每门在4-6元。

此外，一些平台甚至利用在校大学生作为“代理”扩大黑色链条，通过同学之间的朋友圈、QQ群、QQ空间等各种社交媒体发布付费刷课广告，“代理”的学生赚取代理费用和提成。

某刷课平台将“代理”分为普通代理和顶级代理，相关介绍为“一门网课下单即可赚钱，卖给同学原价自己赚差价，代理满10元即可提现”。

“自己上课还不如付费刷课得到的分数高”

刷还是不刷？不少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都曾陷入时间和分数的两难抉择中。各种权衡后，一些大学生踏上了刷课的歧途。记者采访发现，成本低，收效高，这是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大学生总结出付费刷课的特点。

在湖北武汉某高校就读大三的池禾禾在学长的介绍下关注了一个刷课的微信公众号，用来刷英语网课。

“一学期的英语课只需要18元。主要是服务量大，感觉全校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大家都不放在明面上说罢了。平台甚至可以加急服务，比如临近期末的时候可以加5元钱24小时内完成任务、加10元钱12小时内完成任务等等。”池禾禾说。

除了省事，池禾禾表示，由于网课系统的问题，这个平台直接让付费刷课的自己和那些自己上网课的同学们的成绩拉开了差距。“口语评分是电脑打分，而不是老师打分，我们一起试验过，说得再好也很难拿满分。然而，用了这个刷课网站口语能得满分。”

来自海南某高校的大四学生符亮从一开始一直坚持自己完成网络课程的内容，但他发现，自己答题耗费了很多时间，却总是不如同学的分数高。渐渐地，符亮也开始付费

刷课。

“比如自己答的题可能会错误率比较高，但是付费刷课后都能刷到90分以上。”符亮说，自己是通过QQ群了解的消息，这个群有400多人，里面大多是需要刷课的同学。管理员会发送付费刷课的广告。和他们加好友之后，对方会把支付码发过来，扫码支付即可。一般是一门课8元，刷课数量达3门及以上为5元。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报名，刷了4门，我们给对方提供网课平台的账号和密码，他们包过，成绩接近满分。”符亮说。

然而，付费刷课并不是一直那么“靠谱”。在东北某高校就读的赵玉还记得自己本科时曾被网课平台给过出一条不良刷课记录，幸好学校并没有给予任何处分。读研后，尽管老师三令五申不准刷课，甚至申明一旦发现学校会给予记过处分，但班里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刷课。

“刷课软件开始刷课时，会自动刷课以及自动搜索题，所以当期期末试题第一时间出来就被软件提前‘抢答’了，剩余的答题时间也会被自动耗光”，赵玉表示那一门考试他最后险些不及格，只拿到了63分，而班里很多人的分数都在八九十分。



资料图片

大学教师：与“反刷课”斗智斗勇

让学生完成网课，看似减轻了大学教师的教学任务，但事实上，不少高校教师不得不开始“反刷课”的应对行动。不少高校开始通过和网课平台合作的方式，严查有刷课行为的学生。

2019年，成都大学接到智慧树和超星尔雅在线课程平台公司反馈，部分同学有使用第三方软件进行挂机刷课等不良学习记录，学校要求，不良学习记录较多，超过总学时50%以上的，本学期学习记录及成绩清零；2021年3月，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发布通知指出，超星公司向学校提供了公选课网课课程学习中的不良行为，涉及416人次，学校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全院通报，对应课程学习进度做清零处理。

针对于学生刷课的问题，哈尔滨工程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主任凌焕章表示，自己除了在课前对学生纪律督促，给学生敲响警钟，也会在学期网课教学中，时不时查看后台的播放数据，发现有相对集中的刷课数据就会找到学生询问情况及时提醒。

就学生个体而言，这种蒙混过关的学习，不仅荒废学业，还会严重助长投机取巧

的思想。此外，刷课行为也严重影响网课教学公信力，对高等教育质量造成巨大冲击。

凌焕章认为，刷课行为直接影响了教育公平。“学校除了经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也积极地与网课第三方平台合作，采取了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弹出问题检验学生播放状态等办法，但是效果仍然差强人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网络课程平台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凌焕章提醒，安排过量的网络课程对学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目前高校布置网课学习有一拥而上的趋势，也直接导致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凌焕章认为，近些年来高校网课建设发展速度较快，在为增加一条学习途径的同时，包括体育、音乐一些适宜线下学习的课程也存在转为线上的趋势。

“我见过一些学生在上课时拿着两部手机同时刷网课，这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在凌焕章看来，解决学生“付费刷课”的问题，除了在司法上应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度，还需要从第三方平台、学校全方位着手，标本兼治。

专家：刷课屡禁不止，还应反思什么

刷课行为严重危害学校教学秩序，也成为了最近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少媒体呼吁，要消除代刷网课的畸形现象，甚至对大学生的诚信问题提出了质疑。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位教育界专家。不少专家表示，一方面要呼吁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加强自律意识，同时更应反思大学的网课究竟出了哪些问题，让大学生们“宁刷不上”。

为何会出现屡禁不止的刷课现象？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何芳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和网课平台可以通过刷脸、答题等技术手段防范大学生刷课，但是这些都是比较“低级”的，学生们为何选择“刷课”，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大学生选择“刷”与“不刷”，实际上是在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一种资源配置。

陈何芳认为，“学校一方面要在‘起点’把好关，在网络课程的设置和选择上做好筛选工作，不能把很多东西都塞给学生。另一方面要强调‘输出’，要检验学生上完

课后的知识转化情况，而不是简单地看系统刷没刷够时间。”

不少专家认为，学生“刷课”，更反映出一些大学老师的不负责任，他们不加筛选地把网课任务扔给学生，只要达到观看时长，就认为学生已经学好学会，这种教学模式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郭文革表示，“如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线上教学而言，老师对学生的第一个服务就是筛选优质内容，而不是笼统地推荐一门慕课课程。”

郭文革认为，一门优质的在线课程的设计包括内容的筛选、为学生设计学习任务，以及提供及时的反馈和评价，以过程性评价作为一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工具，这一切都是“大规模在线课程”不可能做到的。很多老师可能自己都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门慕课课程，就推荐给了学生，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完几十小时的内容，这可能是“刷课”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文中学生均为化名）